



新世纪  
文学观察

XINSHIJI WENXUE  
WEIGUANCHA



# 新世纪文学 微观察

李遇春 ◎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新世纪  
文学观察

XINSHIJI WENXUE  
WEIGUANCHA



# 新世纪文学 微观察

李遇春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太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世纪文学微观察 / 李遇春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1

ISBN 978-7-5378-5753-6

I. ①新…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58740 号

---

书 名 新世纪文学微观察

著 者 李遇春

出 品 人 续小强

责任编辑 左树涛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印装监制 巩璠

---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mailto: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30

版 次 2019 年 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 山西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5753-6

定 价 79.80 元

## 於序

於可训

遇春又编了一本文学评论集。他把这本集子命名为《新世纪文学微观察》，拿来让我作序。因为他的前几个集子我都已序过，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再序下去。

先说这集子的名字。从前听说观察事物、研究问题有三个层次，曰宏观、中观、微观。宏观自然是居高临下、高屋建瓴，微观就当是鸡雏觅食，点滴无遗。至于这中观，往浅了说，无非是介于宏、微二观之间，往深了说，则有龙树菩萨的“中观论”在，谁敢妄议。说到龙树这个包括禅宗在内的“八宗共祖”，我倒想起了《五灯会元》上记载的一则故事，说是有一次，江州刺史李渤向智常禅师请教一个问题，李刺史问，书上说“须弥纳芥子”，这个我不怀疑，可是又说“芥子纳须弥”，恐怕是瞎说的吧，小小的芥子怎么能容得下偌大的须弥山呢。智常禅师说，你不是说你读过万卷书吗，人从头到脚就这么点大，你读过的那些书都放在哪里呢？李刺史顿时恍然大悟。我引这则禅门故事的意思很清楚，无非是想说，微观研究不能因其微而唯微，它同样可以穷究世相，包容万法，进入宏观研究所统摄的世界。

这也是我翻检遇春的这本评论集所得的印象。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学者们就喜欢搞宏观研究，据说以前的研究多是微观的。别的领域我不大清楚，就文学领域而言，以前除兼有文艺界领

导人身份的评论家笔下有些统领全局的宏观之论外，能发宏论敢发宏论的人，也确不多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视野大开，学者们不满足于就事论事的微观研究，喜欢发些放眼世界、纵览古今的宏论，宏观研究竟成一时风气。影响所及，连学生写学位论文，也逐渐宏观起来，动辄二十世纪、中西潮流，叫当老师的一时摸不着头绪。细想起来，这种宏观研究，也有它的好处。这好处就在求同存异，取精用宏，“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省却了许多穷根究底的麻烦。当然，坏处也有。这坏处就在于，弄得不好，往往容易凌空蹈虚，不着边际，如海客之谈瀛洲，烟波微茫，真相难求。最近这些年，微观研究的风气似乎又在抬头。但这回的微观，似乎又不是微在具体的作家作品上面，而是微在对文学史资料的搜集整理、考据辨析，结果往往一出手便是卷帙浩繁的编年体史书，或资料汇编，与我想象中的文学意义上的微观研究，又好像不是一码事。

我想象的微观文学研究，应该落实到具体的作家作品和文学创作、文学思潮的具体问题上，要通过具体而微的阐释和分析，揭示这些作家作品的意义和价值，然后给予恰当的判断和评价。这种微观研究应该是以作家作品为本位的，是从“问题”出发而不是从“主义”（理论）出发的，是建立在感性经验用心体悟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抽象思辨逻辑演绎的基础上。所以，这种微观研究也应该是文学研究的出发点，是一切的宏观研究和中观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中国的文学研究向来较重微观，所以像《文心雕龙》那样“体大思精”的鸿篇巨制就少，多的是诗话词话、小说点评那样的短制、“小品”。这样的短制、“小品”虽然不成系统，但往往能搔着痒处，一语中的，且能以小见大，以一当十，说出一些普遍适用的经验和道理。这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一大特色，也是我们今天要继续发扬光大的地方。我从前有个很幼稚的想法，认为理想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应当是在感性经验中渗透着理性精神。这感性经验，就得从细微处获得，这理性精神，也就是别林斯基说的对“普遍原则”的追寻。我至今认为这想法较合中

国文学批评的传统，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拿来再说一遍。

遇春的这本“微观察”集子中所收的文章，并非如书名所示，都是些短制，其中也有一些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遇春善言，文如其谈，遇上他心仪的对象和感兴趣的话题，更如江河之泄，滔滔不绝。我喜欢遇春这样的文字，从中可见他的学识和才情，也可见他的风格和志趣。这类文字虽然有时也发宏论，但却是从实际出发的，是结合具体的作家作品和创作问题的，大抵还在微观研究的范畴。但我最欣赏的，还是这个集子中对新世纪短篇小说的一组“微观察”文章。这种文章，看似短小，却并非一挥而就，单凭倚马可待之才，而是要对作品做深入的细读，要用心体察、捕捉其精妙之处，又须熟知写作的诀窍，复以精要之语出之，是很见水平和功力的。惜乎今天的评论家，没有多少人愿写这样的文章，也没有多少人擅写这样的文章。众人皆弃而遇春独为，虽非大德，不亦善乎。

是为序。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七日，写于珞珈山临街楼

## 刘序

刘醒龙

还在过春节，就收到李遇春教授的一部新著的电子书稿，要我作序，说我是他二十年文学评论成长道路上的见证人之一。遇春这几年著述甚丰，又评上青年长江学者，为他的新著写上几句话，在我却也是情不容辞的事，因为我还是他笔下的当事人。

二十年前，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出版不久，就读到了当时还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的李遇春的评论，他对中国乡村的那份深厚的情怀让人觉得很踏实可靠，字里行间的才气也滋润人。虽然同在一座城市，也还是过了几年才认识，知道他是新洲人，而新洲曾是我家乡黄冈县的一部分，如此渊源，怪不得他那么年轻就能理解一般人不甚理解的乡土。这就是收在这本评论集子中的《站在生命的荒原上呼喊》一文，如今重新展读，依旧让人感动。一般评论家多偏于理性，用理性文字舒展自身才华是件很难的事情，但是遇春从一开始就做得不同凡响。那篇评论刊于一九九七年，遇春说那是自己平生所写的第一篇小说评论，且自认为这是他的文学评论生涯的开端。由此屈指算来，遇春从事文学评论已满二十个年头了。二十载春秋，从热血青年一路走来，居然写下了两百多万字的文学研究著述，不要说是理论文章，就是动辄二三十万字的小说家，想达到这样的量级，也是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的。像遇春这样甘于坐冷板凳的、年富力强的文学评论

家，在如今恐怕已不多见了。遇春在武汉大学於可训先生门下问学长达六年，从硕士到博士都亲炙教泽，可谓名师出高徒。遇春既然得到於先生的真传，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也就是又东风、顺自然的事了。

我想用三个词来说说我对这本评论集的印象，其实也是我对他的文学评论的整体印象。首先一个词是“情怀”，这是遇春作为评论家深得众多作家认可的一个重要能力。他从不或者说很少不经细读就对文学作品妄下断语，不愿做那种将话语权用到极端的学霸，也不做那种挑出三百字来否定三十万字的毒舌。好的批评家，正像遇春的导师於可训先生那样，一辈子都是作家的良师益友。遇春身上有很浓的於先生的气质。於先生当年力推“新写实”流派，所积累的理论财富，遇春每每心领神会，总是尽力像量子纠缠那样，与作家的创作心理相纠缠，发现作家的创作隐秘，体察作家的灵魂纠结，体味作家的艺术苦心，即使是提问题也从来是把问题建立在理解之情怀或情怀之理解上，不隔靴搔痒，更不隔山打牛，做那种自以为是的主观判断。这样的批评，自然就是有道德、有温度、有筋骨的批评。

再说“讲理”。这个词其实是於可训先生最喜欢提及的，是高僧，说常话。高人是不会与人讲大道理的。不讲大道理，而只是平平常常地讲理，这是从於可训先生到李遇春，作为学院派批评家的底蕴传承之所在。遇春读研之前曾经在工厂里待过，但他博士毕业后一直在高校里教书育人，用今天的流行说法，是个不折不扣的学院派批评家。学院云云，就是一个主张讲理，而不是吵架与兴讼的地方。学院里的批评家应该也是主张讲理的批评家，不能像那些时尚风潮者，为那种被称为发行量、流量和点击量的五斗米折腰，写些混声名、做网红的文字。要讲理就要读书，读那种藏在学院里的高深莫测的书，训练思维，砥砺思想，凿开古今中外的知识壁垒，建构自身作为学者的根基特性，形成一个人的批评风格。这应当是学院派批评家成长的通例，遇春也不例外。他写评论的逻辑性很强，往往注意到不同层次之间、不同段落之间，乃至句与句之间、词与词之间的起承转合、辗转腾挪，然后用那种

清晰流畅的文字表述出来。这是一种文字功夫，需要学养，也需要慧根，倘若没有悟性，读多了理论很难消化，搞不好就成了那种食洋不化、食古不化的夹生贩子。遇春在本书中收录了几篇谈批评的文章，可见他一直在不断地反省自己的批评方法和学术观念，不是故步自封，而在不断地寻找属于自己的理论与方法。作家的作品既要不断地求新求变，又要不失自己的创作个性。一个优秀的批评家，也必须在保持自己的学术个性的前提下，不断地求新求变，否则就很难走得远、登得高。

说到“大气”，这其实并非溢美之词。是因为遇春这些年的文学批评与学术研究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大气了。遇春的知识视野是很开阔的，很少就事论事，善于把评论对象置放在开阔的理论视野和历史视野之中，不管是欧美的新潮理论还是中国先贤的经典著述，都能兼收并蓄并逐一化用，就像他自己反复说到的那样，他一直在致力于打通中西与古今的文学壁垒，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搭建立体的新学术平台。这话的口气是不是有些大且别说，但作为年轻一代的学人，我以为有这等气量和胸襟毕竟是好事，也是必须的，能做到当然更好，即使不能完全做到，能尽量趋近也还不错，倘若想都不敢想，那就永远只能围绕着身边的一亩三分地过日子，是不会有出息。

在当下中国文学批评界，遇春是公认的一线批评家。与许多人的观点不一样，我为他花费许多精力去做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而赞叹。毕竟从唐诗宋词以来的文学传统，是潜藏在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经脉。经脉的道理，看上去人人都要会，实际上却是未必都会，起码在小说这块是如此。欧美现代文学理论对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影响有如万有引力，早有明断。反而是中国本土的唐诗宋词作为暗物质、暗能量的存在，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后来人去弄清楚其理论架构和规律。遇春不认为新旧文学之间如水火，相反在文学、文体和文化上二者多有交通的可能，所以他轻易不会改变自己新旧并举的文学研究方略。这是对的，也相信历史将会给予新的回答。是为序。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三日，于东湖梨园

## 苏序

晓苏

遇春的《新世纪文学微观察》终于要出版了。得知这个消息，我马上想到了白居易的那句名诗：千呼万唤始出来。

老实说，这是我翘盼已久的一本书。我这么说并非煽情，而是发自肺腑。至于理由，少说有三。其一，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收入中编的六十篇关于新世纪短篇小说的评论，全都发表于《文学教育》杂志。当时，我作为刊物的执行主编，诚请遇春为我们连续开了五年的“新作快评”专栏。这个专栏最受读者欢迎，从而有效地扩大了刊物的知名度，提高了刊物的发行量。因此，我对这组文章特别有感情。其二，遇春虽然年轻，却俨然已是闻名全国的大评论家。在这之前，他已经出版了多部文学批评专著，如《西部作家精神档案》《走向实证的文学批评》《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等。然而，上述著作都属于长篇大论的宏观察，评论的对象基本上都是进入文学史的作家和作品。相比而言，我更喜欢读这本集子中的短章小评。原因是，遇春在这些微观察中所关注的，大多是尚未大红大紫的作家及其富有亮色的新作。出于身份的认同，我读这些文字时感到更为亲切，也更加来劲。其三，因为近水楼台的缘故，遇春先后为我的小说写过十几篇评论，从篇数上来讲，在作家中恐怕是最多的，仅这本集子就收入了七篇。所以，我对这本书充满了一种带有自私性质的偏爱。

遇春迟至今日才将这批文章结集出版，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可能是他自己对这类文字有些轻视和小看。作为一个有大志向和大抱负的青年学者，遇春很早就《文学评论》这样的大刊上频频亮相，发表了一系列鸿篇巨制，充分展示了他在学术研究上的大手笔和大气象，也给他赢得了良好的学术声誉和诸多的学术头衔。相比之下，这些微观察型的短制在他眼里便成了微不足道的小打小闹。因此，他一直将它们束置高阁，如待休妻。好在，这些文章毕竟是遇春亲手所写，不说付出了他的心血，至少渗透了他的汗水，再短再小，也与他有着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感。现在，功成名就的遇春教授，终于在百忙之中对它们回眸一望了。这一望不打紧，没准儿还心绪异样，五味杂陈。于是，我们才有幸盼来了该书出版的这一天。

坦率地说，对这批微观察型的文章，遇春是不应该轻视和小看的，相反还要高看一眼，厚爱三分。也许，他本人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批文章的意义和价值。然而在我看来，遇春的这批文章，虽是微观，却有宏旨，其意义和价值丝毫不小于他早已汇集出版并广受好评的那些雄文高论。我这么说，是有理由和根据的。如若不信，且听我逐一道来。

在当下的文学评论界，宏观察可谓大行其道。我们经常看到的评论文章，不是走马观花式的作品综述，就是蜻蜓点水式的作家扫描，一篇文章中可以涉及到几十位作家、近百部作品，搞得像是作家花名册、作品登记表。这样的文章，一般都口气大、块头大、结论大，看上去似乎很高深、很全面、很权威，实际上是在吹牛皮、放空炮、玩花架子。面对这样一种文学批评时尚，我们迫切需要的，恰恰是遇春对文学的这种微观察。这种批评，不贪大求全，不好高骛远，不装腔作势，常常是紧扣一部作品，从妙处着眼，以小处着手，往深处着力，从而微观细察、探幽发微、见微知著。比如，遇春在评薛荣的《回家》时，首先便敏锐地抓住了小说的叙事视角。这篇小说的叙述者是女主人公的弟弟，像一个机灵鬼，又像一个小大人。作者通过弟弟的视角来打量眼下的这个社会和他的家庭，尤其是母亲、姐姐、所谓的姐

夫，还有死去的父亲，从而叙述了姐姐带着男友回家的故事。遇春认为，作者选取的这一儿童视角既单纯又复杂，所以能够在经验视界和超验视界之间自由游走。弟弟发现，姐姐表面上备受男友宠爱，实际上已落入男人的陷阱，于是决定去拯救姐姐。弟弟急中生智，在关键时刻编造了一则谎言。在弟弟的谎言中，父亲变成了杀人犯，姐姐变成了疯子。更为巧妙的是，父亲的遗像框在弟弟的谎言中居然神奇地从墙上掉了下来，不仅把弟弟的谎言映衬得更加真实，而且成功地吓走了所谓的姐夫。遇春最后总结说，在父亲遗像框落下的那一瞬间，经验的写实与超验的神秘便融为一体，使姐姐的回家之旅顿显深沉。上例可见，遇春的微观察型批评，显得很具体、很实在、很细致、很精准、很深入，与那些大而空、泛而浅的宏观察比起来，显然更有意义和价值。

遇春的这种微观察，不只是篇幅短小，也不止是评论精细，其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对新锐作家和未名作家的特别关注。那些宏观察类的评论，所关注的基本上都是已经进入文学史的名家和正在进入文学史的大腕，对那些知名度不高或尚未走红的作家，一般来说是视而不见、闭口不提的。但作为一个公正的批评家，遇春却不一样。他既尊重名家大腕，同时也不薄新人后秀。就拿他十年前为《文学教育》所写的专栏文章来说吧，六十篇微评之中，至少有三分之二评的是新锐作家和未名作家的作品。比如朱山坡，比如乔叶，比如阿乙。当时，这些作家虽然已经崭露头角，但在全国范围来说，还尚未形成广泛的知名度，也没有产生强大的影响力。然而，遇春却及时地注意到了他们，并满怀激情地推荐了他们的新作。像朱山坡的《躺在表妹身边的男人》、乔叶的《像天堂在放小小的焰火》、阿乙的《杨村的一则咒语》……这些小说都是遇春率先评论的。对这批正处于上升势头和冲刺阶段的新锐作家来说，遇春评论无疑起到了加油打气、鼓劲提神、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在，这批作家已经走向全国，甚至走到前沿，可以说闻名遐迩，红极一时。还有一批作家，比如张忌，遇春当时推介他的《夫妻店》

时，他才刚刚踏入文坛，属于典型的未名作家。而今，张忌已成为青年作家中的实力派，其长篇新作《出家》在文坛上反响强烈，好评如潮。值得遇春欣慰的是，这批在走红和成名之前曾经得到过遇春关注的作家，在走红和成名之后并没有忘记遇春的关注之恩。比如乔叶，她曾饱含深情地说：“明明和遇春是同龄人，我却一直视他为师长，许是他的评论气质使然：深准精微、宽悯善暖，正如其名，如遇春天。”由此可知，遇春的微观察型批评对青年作家的成长与发展，可以说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和价值。

真正的文学批评，必须是务实的、客观的、有用的。换一句话说，文学批评应该追求有效性。我认为，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能够推动文学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它能够促进文学的创作实践。从这个角度来看，遇春的微观察型批评无疑是十分有效的。我的意思是说，遇春的这种微观察，无论对研究界还是对创作界，都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有一次，著名学者王先霈先生无意之中对我说，他为了写一篇关于拙作《花被窝》文体形式的研究文章，便上网集中查阅了有关此作的所有评论。在查阅的十多篇评论文章中，长的超过万言，最短的一篇只有两千字，是遇春写的。然而，王先生却认为，遇春的这篇短文写得最好，因为它最切近我的这个作品，对他即将动笔的研究文章也最有参考作用。需要说明的是，我在这里把王先霈先生抬出来，并非拉大旗作虎皮，只是为了印证遇春文学微观察对文学研究的有效性。至于遇春这批微观察型批评对文学创作的促进，我想用著名作家朱山坡的一番话来作为佐证。朱山坡说：“李遇春阅读作品的耐心和细致让我吃惊。他没有故弄玄虚、治病救人的架式，又因为他的谦逊、真诚和学养，他总能捕捉和识破作家的内心秘密，然后与你坦陈相待，公平地谈论作品，无关乎对错，只要说出自己的阅读感受和学术认知。这样的评论家是值得作家尊重和信任的。”遇春的微观察型批评之所以能够促进文学创作实践，是因为他首先尊重作品，愿意花功夫、下力气、动脑筋去进行文本细读，然后再把他的阅读体验和独特发现上升到理论

高度，最后归纳、总结、提炼出某些带规律性的东西。

在即将结束这篇序文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问题是：我无论在研究界还是在创作界，地位都不高，名气都不大，遇春为何要我为他这本书写序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遇春猜到我会喜欢这本书。在此，我只能说，恭喜遇春猜对了。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于武汉南湖之滨

## 代自序：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我的学院批评之旅

都说这个年代里文学批评的名声不大好，不仅媒体批评被人嗤之以鼻，讥为口水批评，媒体批评家也被冠以口水批评家的恶谥，然而学院批评也好不到哪里去，所谓学术垃圾，大多就是由学院里的批评家们集体制造出来的。我向来相信古人所谓人各有志的话，所以姑且不在此详加讨论媒体批评和媒体批评家的问题，但学院批评和学院批评家的问题却是不容回避的，因为自己就身处其中，在其位需谋其政，为学院批评正名曾经是我前些年写文学评论文章的动力之一。不过，我无意于通过抨击他人及他文以自重，那就堕入时下流行的酷评陷阱了，而酷评正是当下媒体批评的一大病征。我只想结合自己并不算长也不算短的文学批评里程，借此返观自己初步走过的文学批评道路，谈谈我个人所追求的学院批评形态。

所谓学院批评，当然不是指高等院校里的文学批评，那是一种望文生义的理解，实际上，学院身份并非学院批评的本质规定性。道理很简单：学院里的批评家写的批评文章不一定是学院式的或学院派的，而不在学院里的批评家写的批评文章却有可能是学院式的或学院派的。可见，学院身份不是问题根本之所在。判定一个批评家的批评是否是学院批评，并不取决于他的外在社会身份，比如在学院从事研究，抑或在作协乃至媒体供职，而是取决于他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整体学术素养，包括他作为一个学院派批

评家所必备的知识结构的完整性、思维方式的深刻性、价值立场的客观性等方面。一般而言，媒体批评家及其媒体批评容易流于表面化、碎片化和主观化，所谓“捧杀”和“棒杀”，所谓“标题党”，所谓“口水批评”，大都是放任自流的批评主观化产物，缺乏踏实严谨的学术作风。以作家的身份兼职做文学批评就是所谓作家批评，作家批评与媒体批评有相似的地方，比如都有主观化和碎片化的特征，这种文学批评往往带有强烈的散文化色彩，是一种广义上的散文写作，属于文学写作范畴。但作家批评也有与媒体批评不一样的地方，由于这类作家往往是学者型作家，理性思维能力较强，加之又有切身的文学创作经验，故而能道出许多文学创作中的心得体会。因此作家批评常常表现为作家自身的艺术创作谈，或通过品评其他作家作品发表自己的艺术见解。与作家批评相比，媒体批评虽然也属于广义的文学写作，但其主观性和随意性就更大了，且因缺少切身的艺术创造经验，所以常常是表层的泡沫批评，很少有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而学院批评不同，其性质首先是文学研究，属于科学研究范畴，其次才是广义上的散文写作，且不一定要具有所谓文学性，也就是不一定属于文学创作范畴。总之，媒体批评和作家批评无论高下，都属于不同层次、不同境界的文学写作，而学院批评则主要属于科学研究，它所追求的科学性、客观性、学术性是媒体批评和作家批评所不具备的批评特质，因此，主观化的作家批评和媒体批评往往会成为客观化的学院批评的研究对象。

按照时下流行的代际划分，我在“七〇后”批评家之列。“七〇后”这一代人一直在夹缝中生存，就作家来说，前有已经走入当代文学史的“六〇后”，后有引领文学时尚的“八〇后”，在余华、苏童、格非们的历史阴影下，在韩寒、郭敬明和春树的时髦光环下，“七〇后”作家自从卫慧、棉棉销声匿迹之后只能选择孤独的艺术求索。这也未免不是一件好事。在沉默和孤寂中，“七〇后”正在酝酿着新的文学硕果。剥离“美女作家”不切实际的头衔，乔叶、魏微等“七〇后”作家正在朝文学史走来，静静地承传着中

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命脉和艺术谱系，悄悄地改变着新世纪中国文学的格局。就批评家而言，“七〇后”更是任重道远，难免尴尬和苦涩。不久前，我去西安参加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研讨会，会议主持人《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先生一直是我所尊敬的前辈，他在介绍我和李云雷发言的时候，笑着说我们是两位“八〇后”新锐批评家，我不得不在发言中特意予以澄清，我们不是“八〇后”，而是地地道道的“七〇后”。我比云雷兄虚长几岁，一晃就过了四十不惑之年。屈指算来，自一九九七年发表评论刘醒龙长篇小说的文章以来，我从事文学批评已经有十五六年了。对于一个青年学人而言，这并不是一段短暂的生命时光，而且过去的十年（二〇〇二至二〇一二）是我生命中饱含激情的十年，我也许今后再也难以寻觅到过去十年的学术激情了。文学创作需要激情，文学批评也需要激情。但文学批评还需要理性对激情的节制，这种被理性节制的批评激情就是我所谓的学术激情，它比毫无节制的批评激情更深沉、更内敛、更绵长，也更有时间的穿透力。我以为学院批评需要的正是理性节制的学术激情，而不是主观情感泛滥成灾的批评激情，所以这些年来我从未放弃自己的学院批评理想，一直沿着文学理论和文学史交汇中的文学批评路径前行。我以为做一个好的学院批评家一定要具备良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双重素养，没有扎实的文学理论功底做支撑的文学批评，是苍白浮泛的批评文字，同样，没有深厚的文学史素养做积淀的文学批评，是狭隘短视的批评文字，只有共时性的文学理论与历时性的文学史相交汇，才能催生出好的学院派文学批评。这是我从中国现当代很多学院派批评家那里得到的有益启示。

也许因为我上大学时学的是行政管理专业，所以即使转投中文系读研究生之后，我依旧保持着阅读人文社科理论书籍的兴趣，尤其是对哲学、文化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兴趣浓厚，相反，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系统阅读倒是有些轻慢了。我承认，那个时候的我有很深的理论崇拜情结，以为哲学至上、理论至上，而文学不过是匍匐在哲学或理论脚下的仆人而已，以为只